

皇朝經世文編

第二函
六冊

皇朝經世文編卷七十一目錄

兵政二 兵制下

營制小叙

家兵

禁兵器

用兵有御史核奏

收輯技勇疏

請罷玉田駐防兵丁疏

卷七十二

兵政三 屯餉

儲餉議

請典屯政疏

請停查屯田疏

汎兵授田疏

卷七十三

兵政四 馬政

論馬政

陳賈馬利弊疏

驛傳

論驛政

卷七十四

兵政五 保甲上

顧棟高 連兵論

顧炎武 將帥家丁

顧炎武 古來用兵兵多者敗

趙翼 戊戌武會試策問

德舒 軍器歸營製造疏

吳正治 河南採辦硝磺迷略

盧紘 兵餉策

孫廷鑑 軍屯疏

趙青黎 停止加餉疏

孫嘉淦 請實邊屯疏

王心敬 馬政

南天祥 滇馬

顧炎武 驛遞議

黃六鴻 設驛站議

曾之裕 論兵制

趙翼 車戰

趙翼 明邊省攻勦兵數最多

李紱 練兵陣法疏

佟國器 籌乾糧練兵丁備軍裝疏

朱雲錦 筆記

儲方慶 屯田說

魏裔介 軍屯省餉疏

李鵬鳴 論營兵屯田不便疏

文綬 餉兵兼用麥米說

顧炎武 請設馬廠疏

師範 聲華驛雲疏

汪价 禁攜重以恤驛馬議

黃六鴻 請酌復站夫疏

陸世儀 儲大文

趙翼

楊芳

福康安

紀昀

雷鋠

艾元徵

王心敬

劉於義

王登聯

張沂

楊錫綬

保甲說

保甲議

保甲三論

通飭清釐保甲檄

申明保甲諭

答章觀察問保甲啓

卷七十五

兵政六保甲下

治盜宜嚴責成疏

請俾分緝協緝疏

代贛州緝盜議

隴盜議

論息盜書

湖濱備禦事宜

李光型 保甲論

黃中堅 鳳臺縣論編查

黃六鴻 論保甲事例書

張伯行 彌盜條約

于成龍 設卡房議

陸曜 敬陳保甲二要疏

劉洪 保甲論

李光洛 條陳四政議

張惠言 保甲示

于成龍 慎選鄉約論

徐文弼 奏明力行保甲疏

胡澤潢

沈彤

陶元瀄

彭鵬

于成龍

楊錫綬

姚延啓 搜捕盜賊責成文武議

田文鏡 緝盜九條疏

魏禮 與蜀中當事書

蔣薰 論蜀囑狀

邱仰文 訛言

張海珊 上趙觀察論粵俗書

陶元瀄 請定將弁協緝事宜疏

佟國器 緝盜四條

陳宏謀 以盜止盜說

邱仰文 再論囑狀

惠士奇 編查漁船保甲疏

姚襄唐 請懲械鬥主持之人疏

輔德

沈荃

黃六鴻

顏鳴漢

遊柱

高其倬

皇朝經世文編卷七十一

兵政二 兵制下

官制小敘

善化賀長齡稿原輯

顧棟高

兵以衛民營以駐兵。淮安自唐宋以迄于元兵制見于前史尚矣。明初改元淮安路總管府為衛指揮使司。俾世其官。而又設有屯田因糧于屯。取兵于丁。當是時淮安大河二衛軍官屯丁萬餘員名。應守城操練者二千餘名。從無召募兵丁營伍名色行之既久。漸至廢壞。伍存空籍。田盡汙萊。此外所恃止山陽民兵五百八十五名。然皆不經訓練。遇敵輒敗。倭患之興。淮郡殆岌岌矣。是時以漕兼撫。隆慶年間漕撫都御史方廉調揚州營官兵三百一員名。轄門防護設名色千總一員為統領。是為漕營。所自始嗣是以後益調兵赴淮安。隨衛立營。與衛始兼設而都司實兼管淮營。淮營者兩衛屯卒也。關白之亂。淮海戒嚴。益挑選淮營精壯并調集各州縣及東陽義烏浙兵分為七營。是時倭患孔棘而淮安運道所關得保無恙者實賴全聲有以奪之也。最後李三才沙汰簡練節次裁併留為五營。本朝定制以衛卒專司戰運而營兵專主護漕。別設城守營守護城池。分漕院與巡撫為二總督漕運麾下統轄七營。惟左右石中及城守四營駐山陽境餘各擇要地分置。此漕營之始末也。淮郡為黃淮二河貫注。歷代皆用民夫塞決徵調動至數十萬。本朝設河兵及堡夫淮安建兩大閘而河營遂與漕營並重。各有副參遊守而河營之陞遷一與軍功等其人率皆駐宿河干熟諳水性平日不責以騎射之能而專司填築之事。每遇河上緊急匪但不役民夫并不調營兵合龍下埽不爽分寸雲梯礮築懸絕千仞當河濤決怒時持土石與水爭勝性命懸于頃刻惟責成專而諳練熟故能奏功而無患害匪其人鮮不敗事此尤本朝兵制之超出前代萬萬者也。謹就淮安所駐漕河兩營之官升馬匹船隻及防守汛地修防口岸詳載于策以資日後之考究志營制

選兵論

魯之裕

余嘗從事於四方而見今督撫提鎮之選補兵目者輒竊長太息曰此承乎忘戰之所為也乎。夫兵也者儲以備攻守戰陣之用者也非徒以壯督撫提鎮之觀而已也。乃茲唯驅魁梧面宇明哲手足輕颯者是擇其有進而衡其力之弱與強接其整之優與劣者即曰精選矣。彼烏知夫魁梧者之不便於疾趨明哲者之多出於驕滑輕颯者之巧於規避乎。即力強而整優者倉皇之頃往往以驚懼而莫知其所措蓋余之聞於是也久矣。然則選之將如何曰兵貴膽不貴其皮肉也兵貴撲不貴其骨節。兵貴福不貴其點暴也兵貴能勞能苦不貴其言語委婉步趨周折也何也。膽壯則無畏無畏乃可以臨敵性撲則守

法守法乃可以訓戰。相有福則其精神常足，可以久用不衰。雖有時不幸而置之死地，而能轉敗以為功，兵能勞則奉命能苦，則無怨言奉命無怨，而後可以收臂指之效。雖然是猶選以人者，也不足以盡選兵之道。蓋選兵營善於選器，必明於選器，而選兵之道乃盡焉。人之生也，自二十以至四十者，為壯過此則血氣不能不衰矣。就此壯者而論之，其中長短大小弱強之不同，勢不能齊而一之也。故其用器也，各有所宜焉。得其宜而後用之，無不利。大約目睛灼而猿臂端立者，宜弓箭身材短小精悍者，宜藤牌滾刀。其殺氣蘊結於中，而有時勃發於面者，宜腰刀手鎗。至於排鎗大刀，擋木撓鉤之用，則必老成有力者任之。苟少年健兒筋力未定，而使習其藝，則未幾而乏矣。潰矣。長大豐偉者，而使習圓徑二尺之牌，握短刀，跪伏委曲伸縮進退，於以出沒於鋒鏑之間，其將能耶？是故選兵要矣。授之器而時以習之，尤不可不精而辨之也。知必於此乎精以辨之者，而後可與語練兵之道。

論兵制

人習戰鬪法令森嚴之時，宜于兵民合。太平日久，人不知兵之時，宜于兵民分。及觀鶴林玉露載韓魏公一段，亦言承平時寓兵于民之害，則予之所論似不為妄矣。

京營營善于分，莫不善于合。昔漢高祖與韓信論將，兵信曰：臣多多益善，則知多多益善。非韓信之才不能。今京營之弊多，只是無善將兵者，統之耳。然假如十萬人為一營，則必須才堪十萬者將之，使十萬人分為十營，則才堪萬人者皆可以為將矣。更勿拘以文法，使得各自為訓練，而以一文臣知兵者統之。以時巡閱各營，令嚴兵精者獎擢，將驕卒惰者誅之，賞罰既公，士氣自肅。京營積弊自去矣。

京營既分當使之分屯城外，不可使之聚屯城內，須量地勢。每門一軍，軍三營為小堡，授以閒田，使自屯種。父母妻子咸往居焉，死徙無出其鄉，則庶幾心志一而戰守日固矣。

昔人遇端陽節作龍舟競渡，又令武士射柳為樂。此即默寓教練水陸營兵之意。今人不喻此意，射柳之戲已亡。惟龍舟尚存，僅以為遊觀之資耳。今宜復此法。于端陽日令水營兵大治龍舟，陸營兵大修器械，所在官司率通邑縉紳士民傾城觀覽。水兵盡出沒波濤之巧，陸兵盡馳射擊刺之術，擇其能者大加賞賚，令通邑之眾咸出纏頭，則兵有所利，皆思勸進於技矣。推此以往，因勢利導之術，豈獨一競渡哉？

兵家所言出奇制勝者多矣。言旗鼓步伐者少。出奇制勝之法虛，旗鼓步伐之法實。虛處聰明者可自會，實處非學不可。猶之

陸世儀

名物度數。即聖人亦不能生知也。通鑑所載戰攻處。孰非出奇制勝之法。惟旗鼓步伐所傳。甚少。唐有李靖兵法。然不得見。全書今僅存杜氏通典所載。咸南塘紀效新書。是從此書中會通而出。故于旗鼓步伐之法。獨詳。讀者不知。以為咸公必有異人傳授。可笑也。

向聞武備志陣法。無慮百數。不能得其要領。心頗輕之。及閱戚少保曾鸞陣始知陣法之妙。即吾儒之禮樂。不可須臾離者也。語曰。節制之師。又曰。堂堂之陣。正正之旗。夫欲稱節制。與堂堂正正。非指于陣法。未足語此也。戚少保紀效新書所載。皆節制之法。其將領不必選絕力絕技之士。凡中材皆可能。所謂勇者不得獨進。而怯者不得獨退也。然絕力絕技之士。軍中正不可少。趙奢曰。道遠險隘。譬猶兩鼠鬪於穴中。將勇者勝。倘遇此地勢。奪隘爭險。堂堂正正之陣。所能克也。必於軍中另選。突關敢死之將。聚為一卒。以應卒然之用。

馬軍使馬力。猶舟師使船力。俱難整齊。約束。昔人以連環結馬隊。亦以連環結舟隊。意思大槩相同。然連環馬。畏鉤鐮麻扎刀。連環舟。畏火攻。所忌亦大略相近。在智者善用之耳。

教陣先教隊。教隊先教藝。藝雖一技之微。必學而後知其用。知其用而後可以教士。可以制隊。即如鴛鴦陣。至今稱絕。然其妙處全在隊法。隊法妙處。又全在制器。得當。設使猶是鴛鴦隊。而以他器易其原器。則隊壞。即仍其原器。而或顛倒其次序。則隊亦壞。原器不易。次序不失。而不知藝法教習不精。則隊雖不壞。而無用。故隊者一陣之所由始。敵者一隊之所由始。今人欲存心兵學。慎勿以藝技為可忽也。

昔唐荆川子謙樓。自持槍教俞大猷。一時以為韻事。然其言謂一團槍之功。至于十年。則亦藝師之言。非大將之言也。蓋藝師之藝。雖工。不過一人敵耳。若大將則須通知各藝之情。而善用之。蓋藝一也。在一人。則有一人獨用之法。在一隊。則有一隊合用之法。在一陣。則有一陣合用之法。若不能通知。而徒敵精神于一技。則亦藝師而已矣。

火器之害烈矣。歷代之礮。不過發以機石。然至元人之襄陽礮。則已前無堅城。若夫近代之火器。則始于交趾。而彌耳。西洋西洋之器。其大者能推數仞之城。能擊數十里之遠。當之者無不糜爛。自有此器而守者不可為守。戰者不可為戰矣。自茲以往。器之多將彌甚。火之毒將彌烈。生靈幾何堪此塗炭。嘗欲思一斷絕之法而不得。因念國家既有此器。將遇以為長城。欲盡去之。不可得矣。宜制為厲禁。凡火器藥物之官。皆如天文官。世襲此外。不許私習。設火器營于京師。京師而外。不得用火器。諸邊鎮當用者。皆自京師給遣。或四方有寇盜者。亦然。事平仍歸京師。庶四方不習其法。不至流毒無已。

古者兵刑皆出于學校。明于五刑以弼五教。伯夷降典折民惟刑。此刑出于學校也。在洋獻職在洋獻囚。此兵出學校也。惟知學聖後可以刑人。惟知學然後可以殺人。此皆王道一貫之事。自後世分兵刑於學校。而兵陣遂屬之于悍將武夫。法律遂屬之于法家酷吏。可慨也。

家兵 日知錄

顧炎武

古之為將者。必有素豫之卒。春秋傳冉求以武城人三百為己徒卒。後漢書朱儁傳。交趾賊反。拜儁刺史。令過本郡。簡募家兵。張燕寇河內。逼近京師。出儁為河內太守。將家兵擊卻之。三國志呂虔傳。領泰山太守。將家兵到郡。郭祖公孫瓚等皆降。晉書王渾傳。為司徒。楚王瑋將害汝南王亮。渾辭疾歸。第以家兵千餘人閉門距瑋。瑋不敢逼。

元史順帝紀。至正十三年。立南陽鄧州等處毛葫蘆義兵萬戶府。募土人為軍。免其差役。令防城自效。因其鄉人自相團結。號毛葫蘆軍。故以名之。朵爾直班傳。金商義兵以獸皮為矢房。如瓠。號毛葫蘆軍。其精銳。大學衍義稱。今唐鄧山居者。以毒藥漬矢。以射獸。應弦而倒。謂之毛葫蘆。成化三年。國子監學錄黃明義言。宋時多剛毅勇為。冠用白布。子兵破之。白布子者。即今之民壯也。

少林寺中有唐太宗為秦王時。賜寺僧教。其辭曰。王世充明為非。據敢違天常。法師等並能深悟。幾變尊識。妙因。擒彼兇孽。廓茲淨土。是時立功。十有三人。惟臺崇拜大將軍。餘不受官。賜地四十頃。此少林僧兵所起。宋史范致虛以僧趙宗印。充宣撫參議官。兼節制軍。馬宗印以僧為一軍。號尊勝隊。童子行為一軍。號淨勝隊。然則高維之。間固世有異僧矣。嘉靖中。少林僧月空受都督萬表徵。徵係於松江。其徒三十餘人。自為部位。持鐵棒擊殺倭。東。皆戰死。嗟乎。能執干戈以扞疆場。則不得以其髡徒而外之矣。定靖康時。有五臺僧真寶。與其徒習武。事於山中。欽宗召對。便殿。命之還山。聚兵拒金。晝夜苦戰。寺舍盡焚。為金所得。誘勸百方。終不顧曰。吾法中有口回之罪。吾既許宋皇帝以死。當當言也。怡然受戮。而德祐之末。常州萬安僧起義者。作詩曰。時危聊作將軍事。定復為僧。其亦有屠羊說之遺意者哉。

將帥家丁

趙翼

兩軍相接。全恃將勇。將勇則兵亦作氣隨之。然將亦非恃一人之勇也。必有左右心膂之驍悍者。協心并力。始氣壯而敢進。將既進。則兵亦鼓勇爭先。此將帥所貴有家人親兵也。前代如韓岳之有鬼軍之類。固有明效。即明史所載如景泰中楊洪家蒼頭得官者十六人。成化中王越多盪。跳士為腹心。與寇搏戰。數有功。嘉靖中倭寇海上。詔故將何卿沈希儀率家眾赴蘇松軍。

傳傳馬永為將蓋家丁百餘皆西北健兒驍勇敢戰帝問將於李時時以永對且曰其家眾可用也詠馬芳蓄健兒嘗令三十人出塞四五里多所斬獲梁震蓄健兒五百人鎮大同大同卒驕連殺巡撫總兵及震至憚其家眾皆帖然不敢動震歿後健兒無所歸詔編之軍伍後將猶得其力震萬厯中李成梁帥遼東收四方健兒給以厚餼用為運鋒所至有功健兒中如李平胡家富等後皆至將即成梁遼事事詔廢將蓋家丁者赴軍前立功趙李平遼軍變圍袁崇煥署時滿桂亦在城中詣叛卒憚桂家卒勇猛不敢肆結隊而去雖天啟末富遠告警詔廢將侯世祿率家丁赴關聽調世祿都司張神武用袁應泰薦率親丁二百四十餘人馳至廣富衛副總兵祁秉忠亦以應泰薦率私丁守蒲河東忠趙率教收復前屯亦率家丁三十八人以率教富遠之戰總兵金國鳳憤將士恒怯率親丁數十出據北山力戰輒鳳崇禎中總兵侯良柱戰死其子天錫疏請率父舊人自當一隊詔赴楊嗣昌軍立功嗣昌奏天錫所將丁二百六十人皆敢戰賴柱此將帥親丁之成效也承平之世將領皆雍容裘帶豈復招練壯勇以為家丁即其所選用親兵亦多取鄙劣便捷者以給使令一旦臨戎將無左右可倚之士既縮朒而不敢前兵無統率向前之將自畏怯而不敢進毋怪乎不能立功也然蓄養壯丁宜易有此實力惟有選拔兵丁練以技勇結以恩信庶緩急尚有可恃古名將如韓岳等既有背嵬軍吳璘亦以迭陣法教士伍戚繼光謂兵不練必不可用故所至以練兵為急初官浙江參將見衛所軍不習戰乃請募金華義烏人三千教以擊刺短長互用由是軍獨精又因地利制陣法一切戰船火器器械精求而更置之平倭後移鎮劍門又徵浙兵三千來訓練兵初至陣於城外天大雨自朝至日晡植立不動邊軍大駭自是始知軍令繼光譚綸在浙亦重練兵立束伍法律將以下節節相制分數既明進止齊一未久皆成精銳論南京初設振武營兵部尚書張鑒請以劉顯為指揮僉事專訓練顯亦為當時名將所至有功故知訓練有素則一兵得一兵之用即不能蓋家丁尚可藉此為爪牙也

儲大文

咸武毅俞武襄皆善車戰穆宗時武毅總理薊昌保定練兵嘗疏曰薊鎮之地有三平易交衝腹內百里以南之形也半險半易近邊內地之形也山谷狹隘林莽叢密邊外迤北之形也戰於平原草過車戰於近邊莫過騎戰於遠外莫過步三者俱備乃可迭相為用又三者雖各自為用然亦必相須為用故禦衝以車衛車以步車以步卒為用步卒以車而強騎為奇兵隨時指麾其數益兼資也車之上為女牆以捍矢石下有活梯以出戰卒如虜以數十騎挑戰則不應或虜大勢至五十步則火器齊發近車文餘步卒於車下出戰其遠者不離車五步倦則少休車內仍以火器施之更番迭出如環無端虜之弓矢馬力弗

能當也而論變用車六敗之法尤可謂動而不括其說曰臨陣心亂火藥自焚一敗也今置火藥於別車約以嚴形此一變也往者用車為守車釘於土人避於中虞得聚攻蹈犯集新燃燎二敗也今用車以戰行而不止步卒恃車出沒其下此二變也往者車制不如法守則不能敵伍戰則不能飛衝三敗也今之制式外捍衛突內衛戰士戰則與士卒並進退則衛士卒之後虜聚攻則不及焚蹈犯則不能近此三變也夫車如王道大用之則王小用之則亡往者兵不踰萬車不過二百輛虜數萬騎四面環攻小敵之取道大敵之擒四敗也今用車必十萬或五萬各開馳道星基錯峙高下原隰占地十餘里虜四面環攻勢分而弱我四面足以制之血脉貫通臂指相應一營勢危諸營協救此四變也車戰宜平原而薊多山險或不能用五敗也夫以地就車地不可移以車就地隨地得便以車塞險遇險尤利有如地容數車則數車為一營地容百十車則百十車為一營隨地為勢分而不可斷聚而不可亂何嘗難於險仄而遂為拘方之器此五變也往時無制之兵人各一心號令不習畏敵而不畏將使之用車即專恃車以為命六敗也今且萬人一心上下同欲畏將而不畏敵有必死之志不專恃車而藉以為導此六變也夫兵法全國為上守險正全國之道也軍營正守險之用也三者合練虜不能衝突此節制之師也詔下督剿遼譚襄敏議襄敏議如武毅指於是命習車戰與南兵敵臺之議互為表裏而練兵功卒成薊鎮不舉烽燧者且四十年武襄調大同立功創獨輪車用人推挽翼以步騎上下山坡拒馬便利神宗初大同巡撫李文進上其制於朝遂置兵車營命武襄會書後府領車營訓練京營有兵車自此始然則武襄之學於趙本學者固不止得水戰之秘而武毅製駕駕陣隊長執牌盾則軍士十人分翼於後五兵長短相雜攻守互施變化若神殆隱括車戰步戰騎戰之法而用之有偏全陣之有次第所謂以奇為正以眾乘寡以實擊虛南北水陸一機也漢衛青武剛車晉馬隆偏箱車唐馬燧車制古今論兵多祖之宋李綱欲禦金人鐵騎劉子論之尤詳其要語曰古人各車曰革車蓋冒之以皮防敵火攻耳此又與武毅置火藥別車之說互為表裏惜房琯劉秩輩雅不諳其法而世又以瑄秩而并訾之

禁兵器日知錄

顧炎武

王莽始建國二年禁民不得挾弩鎧從西海隋煬帝大業五年制民間鐵義搭鉤積刃之類皆禁絕之尋而海內兵興隕身失國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勅中外凡漢民持鐵尺手過及杖之有刃者悉輸於官六月括諸路馬凡色目人有馬者三取其二漢民悉入官二十六年括天下馬一品二品官許乘五匹三品三匹四品五品二匹六品以下皆一匹陳天祥傳興國軍以精權知本軍事天祥命以十家為甲十甲為長弛兵器以從民使境內遂平其後代者務更舊政治隱匿兵器者甚急天祥去未久而興國復熒郡郡及大江南北諸城邑多乘勢叛其守將以應之

順帝至元三年禁漢人南人高麗人不得執持軍器凡有馬者拘入官已而羣盜充斥攻陷城邑至正十七年命山東省圍結義兵每州添設判官一員每縣添設主簿一員專率義兵以事守禦故劉文成有詩曰他時重禁藏矛戟今日呼令習鼓鞞嗚呼子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千古之聖王則既已言之矣

漢武帝時公孫宏奏言禁民毋得拔弓弩吾邱壽王難之以為聖王務教化而省禁防今陛下昭明德建太平宇內日化方外鄉風然而盜賊猶有者郡國二十石之罪非拔弓弩之過也誠能明教化之原而帥之以為善保家之道則家有鶴豚戶有犀渠適足以誇國俗之強傳都維忠而不至導民以不祥之器矣

古來用兵兵多者敗

趙翼

古來用兵往往兵多者敗蓋兵過多則號令不齊氣勢不貫必不能有臂指相使之用且為將者有恃眾之意而謀多疏為兵者亦有恃眾之心而戰不力自三代以後能以多取勝者惟王翦滅楚以為十萬人韓信破趙以二十萬人垓下之戰漢兵六十萬人裴行儉破突厥擒阿史那奉職以三十萬騎郭子儀收復西京以三十萬眾明太祖取中原以二十萬眾征雲南亦以二十萬眾耳其他如冒頓以四十萬騎圍樓高於平城突厥始畢可汗以數十萬騎圍隋煬帝於雁門契丹以三十萬騎敗周德威於新州蒙古開端以五十萬眾破曹及聞於大安軍此又當別論蓋北俗號令簡而心志一故能以多取勝中土所不及也至如明太祖破陳友諒亦以二十萬眾然友諒是時且六十萬則不可謂明兵之多也其以多致敗者長平之戰趙括兵四十萬為秦所坑章邯以趙項羽破之被坑者且二十萬其多可知也漢高以五諸侯兵五十六萬人伐楚入彭城為項羽三萬人所破溺死者二十餘萬龍且以二十萬救齊韓信擊斬之吳王濞兵二十餘萬周亞夫擊走之新莽時王尋王邑以四十二萬兵圍昆陽為光武所破銅馬諸賊合數百萬亦為光武所破官渡之戰袁紹兵十餘萬曹操兵僅十分之一擊破之赤壁之戰曹操治水軍八十萬周瑜以三萬人破之劉聰以十餘萬破於洛西石勒以四萬人破之淝水之戰苻堅兵六十餘萬騎二曹操治水軍八十萬周瑜以三萬人破之劉聰以十餘萬破於洛西石勒以四萬人破之淝水之戰苻堅兵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其先至者已三十萬乃為謝元等八萬人所敗呂光攻龜茲龜茲王帛統引獺胡諸國兵七十餘萬為光所敗葛榮向京師眾號百萬爾朱榮兵七十眾寡不敵葛榮聞之大喜令其眾辦長繩以為至便縛取爾朱榮乃為奇兵大破之及爾朱兆以二十萬收鄴高歡馬不滿三千步兵不滿三萬大戰破之滑曲之戰高歡將二十萬眾宇文泰不滿萬人破之沙苑之捷宇文泰又以七千兵破歡十餘萬乃如戰所準當時兵數人種柳一株以旌功凡七千株後宇文泰又與歡戰雖斬高歡教書然是日置陣既大首尾懸遠彼此不能相知遂大敗燒營而遁則亦以兵大衆也隋文帝滅陳合總管九十兵五十一萬八千皆受

晉主卽度然賀若弼韓擒虎先入建康擒後主兵纔八十耳其時陳將魯廣達守陣於白土岡亘二十里乃為賀若弼等所破
煬帝征高麗凡一百十三萬人餽運者倍之竟潰於薩水宇文述等九軍共三十萬先度遼其脫歸者僅二千七百八寶建德
之救王世充也置陳虎牢下長二十餘里高泰王所擒安祿紀塞重當之以二百騎破其三千騎安祿山之反潼關之戰哥
舒翰以二十萬眾為崔乾祐所敗尹子奇兵十三萬張巡許遠以上千八百人敗之九節度之師潰於相州步騎兵六十萬黃
巢入潼關兵六十餘萬呼聲震河華及據長安李克用以四萬人破走之契丹將阿古只以騎兵五百敗老相軍三萬石晉杜
重威以三十萬眾擊遼遠將高謨翰以三百騎殺其先鋒餘兵皆走遼天祚使蕭紅里步騎十萬討女真阿骨打兵三千七百
至者僅二之一力戰破之遼又使邪律訛里等騎二十萬步卒七萬來伐阿骨打又敗之於阿魯岡達又使蕭特末將騎兵
五萬步卒四十萬討女真并遼主自將亦俱為阿骨打敗於護步營岡張浚富平之敗兵四十萬人馬七萬匹宋將黃迪等以
兵三十萬柵於文水縣金安合遼以兵九千敗之殺八萬餘人時康民率兵十七萬捷不野敗之又以騎三千敗淮南兵十萬
餘人及和高原之戰元木以十萬眾為吳玠所敗仙人關之戰撤萬喝亦以十萬眾為吳玠所敗劉勰劉琨三十萬眾揚沂中
等破之於藕塘夏人二十萬騎李顯忠以所部八百人破之順昌之戰元木韓常兵十餘萬為劉錡所破金主亮南侵兵六十
餘萬屢允文敗之完顏九斤胡沙虎以四十萬眾伐蒙古敗於會河堡銀青眾二十萬亦為蒙古木華黎所敗已而蒙古以五
十萬眾敗於宋合州城下遂死又察罕兵八十萬圍廬州為宋杜景敗去賈似道之潰於江上也兵十三萬凡此皆以多致敗
歷歷可考者也其以少擊眾戰功最著者如合肥之戰張遼李典以步卒八百破孫權兵十萬後秦姚萇以千餘兵破雷惡地
三萬餘眾乃命軍士各植一木於柵孔以旌功或疑營地太小萇曰吾自結髮以來未嘗如此以少勝多者正以少為奇耳高
昂以十餘騎破爾朱羽生兵五千宇文忻以五百騎破尉遲迥精甲三千薛萬徹以百騎擊賊賈建德兵十萬薛仁貴以卒二
千攻扶餘破萬餘人馬瑊從李光弼攻史朝義於北邙以兵五百出入三反敗其眾十萬光弼曰吾未見以少勝多如馬將軍
者李嗣源救幽州契丹萬騎遮山口嗣源以百騎衝破之揚業以數百騎出雁門破契丹兵十萬殺其將駙馬蕭咄李劉清瑩
之捷劉昌祚以二十騎敗夏人萬騎李師中上其功謂西事以來以少抗眾未有如此者燕達以五百人抗夏人三萬騎九戰
皆捷岳忠武以八百人破羣盜王善等五千善敗於南薰門以八千人破曹成十萬眾於桂嶺以鬼背八百破元木於順昌又
以五百破之於朱仙鎮皆敗其眾十餘萬金元頑陳和尚以四百騎敗蒙古兵八千於大昌原而尤最奇者宋武帝鐵鉞以數
十人覬孫自還賊眾數千便與戰所將人俱死帝獨奮長刀所殺傷其眾南齊周盤龍十季叔馬率二百餘人陷陣虜萬騎

圖之一騎走還報奉叔已歿。盤龍馳馬奔入時奉叔已大破虜，得出在外，不見其父，復躍馬入父子兩騎，繫繞於數萬人中，虜遂大敗。陳侯安都以十二騎破齊陣，禽其儀同之伏無芳，又刺東方老摩馬，蕭摩訶與北齊戰於呂梁，以七騎破齊軍，奪其大旗及周滅齊，遣將爭呂梁，有精騎數十，摩訶領十二騎入，向軍斬殺甚眾，隋張須陁以五騎覘賊，遇賊裴長才等二萬奄至，圍之數百重，力戰而出。唐王君廓以十三人破郭士衡等兵一萬，宋之悌應募擊羅州蠻，與壯士八人被重甲大呼，薄賊曰：「獠動即死。」賊七百八人皆不敢動。遂平之。金阿骨打以十人擊走遼兵於混同江，劉整在宋時以十二人入金信陽軍，擒其守時以為唐季存孝，以十八騎拔洛金整更少，乃書其號曰「賽存孝」。元澤察征乞失哈里，敵兵二千，澤察以勇士五十人破之。楊子橋之戰，張宏範以十二騎渡水，敗姜才軍。明初洛水北之戰，常遇春以單騎入元軍，敵二十餘人刺之，遇春殪其前鋒一人，大呼馳入，壯士從之，敵遂大潰。傅友德攻山西，擴廓萬騎安王、友德以五十騎衝卻之。丁德興從攻洪山寨，以百騎破賊數十成，祖靖難兵起，款台以十二騎破南兵三千人。東昌之戰，薛祿以五十騎敗南兵數百。又皆古今所罕觀者也。按於辛雜識，貴似道命廖瑩中刊奇奇集，古人用兵以寡勝眾如赤壁、淝水之類，成一書，益自詡其援鄂之功也。其書今不傳，今姑撮諸史所載於此。

爾朱榮既破擒葛榮，其眾皆降。爾朱人各從所樂，親屬相隨，任其居止。於是數十萬眾一朝散盡，待出百里外，乃始分道押領，隨便安置。人服其處分機速。唐書：秦王世民破竇建德，俘獲五萬人，即日散遣，使還鄉里，蓋乘其潰散之勢，遣之使還，莫不懾帖而去。眾既無主，自不能復囂聚為亂，而我亦免安插供饋之煩也。

明邊省攻勦兵數最多

趙翼

明邊省凡有攻勦兵數最多，蓋皆就近調用民兵土兵，故餉省而兵易集，非悉用官兵也。考永樂中征安南，用兵八十萬。張輔傳正統中征麓川，用兵十五萬。王驥景泰中討都勻苗也當傑用兵八萬。顧璘傳成化中韓雍討大藤峽，先以兵十六萬，破修仁萬浦賊巢。韓雍傳王越奏起兵搜套，須兵十五萬。王越宏治中閔珪討永安猛，用兵六萬。顧璘傳正德中，思恩府岑濤與田州岑猛相讐殺，總督潘蕃討之用兵十萬。潘蕃傳嘉靖中岑猛謀亂，總督姚鏌討之用兵八萬。姚鏌傳是時欲征安南，議用兵十三萬二千餘人。泚泚元江上舍那鑑亂，巡撫鮑象賢討之用兵七萬。鮑象賢傳吳桂芳令大猷討翁源賊李亞元，用兵十萬。殷正茂令大猷討韋銀豹，用兵十四萬。殷傳張元張嶺討新甯恩平賊，以三萬人破賊巢二百餘，斬一萬四千餘。史稱嶺南用兵，從來未有以少勝正茂討監一清，用兵四萬。張元張嶺傳

多如此者張嶺可見邊地用兵動以十數萬計若必一一皆官兵安得如許兵數且費亦不啻則調用民兵土兵之法不可廢也元末已調苗帥楊完者入內地勦寇用洪鍾之勦川賊調永順土兵陳金之勦江西賊調田州土兵王守仁之勦大藤峽張經之禦倭殷正茂之征古田李化龍之平播州朱燮元之平奢氏安氏無一不兼用土兵甚至石柱等土兵且調往朝鮮遼東萬里攻戰當時徵調慣土兵皆習見以為當然無敢有後期者而守仁之勦荆頭橋岡及擒宸濠則并不用土兵而專用民兵承平日久無復有征調民兵土兵之事一旦欲用之且將駭怪而草首應命是又當於無事時加惠土司使之勤操練以備調遣而前明民壯之例食其丁者免其糧趙翼兵按李肆習以防不虞其法亦當講求於平素也

用兵有御史核奏

明內地用兵多有巡按御史及監軍紀功御史等官從旁核奏此亦防欺蔽之一法也如趙輔從韓雍討大藤峽賊封武靖伯留鎮廣西已而蠻又入潯州巡按端宏劾其妄言賊盡不罪輔無以示戒輔左都督劉聚鎮陝西李繼茂滿都魯札加思蘭等入寇殺掠數千里聚與王越反以提聞紀功員外郎張謹劾之謂其報首功百五十級實止十九級輟許甯鎮大同小王子入寇甯等戰敗反以提聞巡按程壽震發之輔廣甯失事巡撫陳瑤反以提聞巡按耿明等劾其欺罔洪鍾討川東賊不能擊賊良民為功巡按王綸紀功御史汪景芳共劾之綸又奏鍾樂飲縱遊致賊自合州渡江陷州縣陳金討王浩八聽其偽降得逸去紀功給事中黎奭劾之奭亦不刺等入寇甘肅掠陷堡壘五十三處巡撫張翼鎮守太監朱彬反冒奏首功巡按成文發其奸傳此皆見於各列傳者用兵固貴成領兵官勿使人從旁掣其手足然徒聽領兵者奏報其誰肯自言畏慢自言敗衄勢必粉飾遭竄以掩罪冒功有巡按等官從旁奏報則諸將稍知敬畏不敢避賊玩寇此不特防欺蔽亦隱寓伺察催督之法也

戊戌武會試策問

問武科之設自唐迄今代有損益其法可約略舉數唐設武舉科得郭子儀宋詳定武舉法得狄青人材未嘗不出於此而蘇氏洵議武舉法疏謂以弓馬得者不過鷹犬材而以策中者亦皆章句無用其信然歟我國家文武並重皇上宵旰永賢每武科殿試閱試再三然後定其中第近復因臺臣所請設立好字號分別取中奉行者誠能矢矢慎弓馬拔勇宜無遺材矣顧外場所試僅戰將之長技大將之略則有不止此者故復有論策之試將以覘士子謀謨智略不可以浮辭塞也用兵之略固非一端而營與陣尤為先務營者止之陣而陣者行之營試就二者言之其止而安營也中軍何以鎮攝四外何以巡

李 紱

微無事何以不懼。危至何以不驚。車相鹿角何以鉤聯。樵蘇井泉何以供給。能一指而言之乎。其戰而布陣也。居中何以指麾左右。何以策應。前何以迎後。何以拒進。正何以克齊。更番何以不亂。耳目何以一心。力何以同。皆具有成法。可言者耶。若夫大有陰晴寒暑之異。何以應乎。大地有山川險易之殊。何以因乎。地眾有分合。事有遲速。勢逆異其勢。主客異其情。欲隨機而應之。其道安在。多士尚明。晰數陳。毋蹈昔人所譏。以增制科之重。所厚望焉。

練兵陣法疏道光元年

直隸提督楊芳

欽奉

聖訓教練兵丁。欲期一日有一日之功。一兵有一兵之用。欽此。竊惟人之氣力。日用則強。日惰則脆。按日除常操之外。其提鎮將備千把外委各衙門。即責成各本官。其堆卡撥汛各處。所即責成各隊目。隨時隨處頻頻訓練。旦暮為之。凡練射其力在拳。歸正於腕。運用在推。責其正身齊足。左手平推。百次。右手如之。兩手合推。百次。以三百次為度。回手。掌心對面。出手截掌。對靶。務要膀平。指豎。取通身之力。練歸左右。截掌自然。拳定腕正。弓力自增。射的有準。凡練鎗。其力在肘。歸穩於腰。運用在託。責其踏步。搗腰。左手執磚一塊。如舉鎗式。數二十字之久。能以肘定腰穩。可期鎗出無虛。凡練騎。其力在腿。歸重於足。運用在躍。隨處設立高鞍木架。較常馬高五寸。半紮鞍。鑲責其以足登踏。不許攀援。左右上下。又以手據鞍。不許登踏。左右起距各二三十次。能得腿足力強。自然身輕。腦穩。分踪抹絢。騎射自如。至于長矛。乃已前兵丁兼習之藝。臨敵取矛。齊刺。只要封閉。得力。不須跳舞花勢。其藤牌。現操陣式。極其活便。毋庸另立練法。以上各項技藝。固不必使其勞頓太過。亦切勿任其安閑。自疲行之。日久工夫無間斷。自能一日有一日之功效也。夫膽有大小。氣有勇怯。均難憑識。似應於精壯之中。再酌以眾。眾易舉之法。臣思膽氣生於武藝。而武藝非陣法歸宿。譬如虎離山谷。猶畏大欺。束之以陣。庶幾出而有節。入而有制。勇者不得獨衝。而

蹙怯者不得冒竄。而北我國家常操大陣。進步連環鎗。最為行軍利用。超越千古。臣愚昧之見。於常操之外。另加以車騎合步兵。連環鎗三者互相融結。參會大陣。冀前顧後折。衝禦侮。最為得力。竊擬每敵車一輛。倒縛大礮二枚。礮口向後。用兵倒推。而出。平舉車輦。即為礮架。別用拒馬。搭以藤牌。刀矛鎗箭護之。夾峙礮車。左右敵至二百步內外。大礮擊之。百步內外。鳥鎗並擊之。五十步。弓箭合擊之。騎兵五名。在後。以備左右衝突。合之押運軍帳。火器箭拔。共兵六十四名。為一隊。閒時責成各千把。於本管哨內。如數挑定輪流。日操一隊。更番演習。計五隊。共兵三百二十名。歸將備一員督練。至六日合操一次。為一陣。臨敵仿積卒星體。五隊站成梅花式。用前三隊擊賊。得犄角之式。為正兵。後二隊接應。為奇兵。遞而增之。五陣為旅。鎮將統之。五旅為軍。大將統之一。兵有失責在千把。一隊有失責在將備。一陣有失責在鎮將。如遇更代。擊鼓為節。以後左隊搶出中隊之

前成銳進之勢再以後右隊搶出前右隊之前成斜飛之勢再以中隊搶出左前隊之前復成犄角之勢層層正奇變幻左右前後顧侍俾整暇有序若限於地勢去車用礮兩兵抬打一礮容隊則隊容陣則陣疏密有法南北均能適用設遇密菁山谷如鼠鬬穴中隊隊間隔分段直入層層接應亦最相宜此練兵克敵均能一兵有一兵之實用也查隸額兵三萬八千三百二十五名按四成挑派可得兵一萬五千三百三十名能成二百四十隊臣到任後曾與督臣往返札商先按二成挑備整頓車礮刀矛戰弓馬鞍雨具意見相同接准覆信督標已挑備一千二百五十名現在操演臣提標中左右前城守五營曾經挑備一千名已經演有成式此次巡閱山水永三屯兩協天津鎮所屬各營逐處講究已經挑備一千六百名再擬飭知河屯協八溝昌平兩營挑備六百名并知會宣化鎮挑備一千二百五十名正定鎮挑備七百名大名挑備八百名兵七千二百名以六千四百名成一百隊以八百名作為衝鋒策應取限來春將器械一切一律整頓齊全以備不時之需隨後再趕辦二成器械再臣謹按宋吳玠郿家灣之戰用疊陣法數敵數十萬之眾其法以拒馬為限用長鎗居前並不得起次最強弓次強弩跪膝以俟次神臂弓約賊相搏百步內則神臂先發七十步弓弩併發次陣如之俟其疲則更代之遇更代則以鼓為節騎兩翼以蔽於前陣成而騎退謂之疊陣蓋戰士心定庶能持滿敵雖銳不能當也

聖祖仁皇帝親督大軍平噶爾丹於昭

方略分兵三隊設拒馬橋步列以待誘賊萬眾來犯我兵鳥

莫多大將軍費揚古及將軍統領博濟孫恩克碩岱等秉承
鎗弓矢齊發藤牌兵繼之自未至酉戰數十合賊勢披靡兵皆上馬衝擊乘夜追殺三十餘里斬擒殆盡噶爾丹引數騎遠竄亦即此法至於大礮更為行軍利器用以夾峙藤牌拒馬於古法較為得力惟大礮過重須用四輪託車艱於載運臣思古有車戰之法霆擊風馳何往弗勝山形勢今古如一古以箭弩衛車今益以鎗礮火器其功更十倍於古凡市上農間大小輕重車輛均能隨時隨處購之今之城守庫貯皆有五十餘以上百餘以內威遠劈山子母等礮縛置車輻極其便利兵多則操三百二十人之陣兵少則操六十四人之隊間時操演精熟使官兵咸知運用以備戰陣較之古法尤為精密也除常操額存軍器外謹列陣法車械圖式於左

收輯技勇疏乾隆十九年

福建布政司德舒

竊惟閩省昔號南蠻前明淪為盜藪我朝定鼎以來漸仁摩義縉紳效力宣猷士民讀書守法固已駸駸風俗移易而結習相沿時有奸宄舊染未能盡除地方尚稱難治臣在閩數年詳細採訪熟求其故祇因閩地僻處海濱又多深山邃谷習尚强悍以好勇鬪狠為能毋論秀頑好學拳棒往往創立會名聯合聲勢原其初意不過圖禦外侮迨聚集日久結交既廣或恃勇

技過人。或逞機謀聚眾。肆然無忌。遂刊偽印。散偽劄。妄悖猖狂。惑惑人心。蹈叛逆之罪。而弗悟。究之其間。好事生釁者。不過數人。而事不豫防。勢遂漸熾。愚民墮入牢籠。謹惟法網牽連株累。情亦堪憫。夫人情稍有技能。必不甘于淪沒。果其督力技藝。可觀。心思材智。出眾。顧令幼而壯。壯而老。老而鬱鬱。閉居精神。意氣一無所事事。勢必紛紜不靖。宋臣富弼嘗言。兇險之徒。讀書應舉。仕進無路。心常快快。以至討尋兵書。習學武藝。因此張大胸臆。遂生權謀。往往晦名說姓。潛跡道行。密相結納。此輩散在民間。縱無成謀。實能始禍。要在得人。而廢之。縣貳亦云。窮其黨而去之。不如因其材而用之。何者。其黨不可勝去。而其材自有可用。明臣邱濬嘗言。紛紛擾擾之徒。為人所切制者。心無定志。為利而動。既可以誘脅而來。亦可以哄嚇而去。無足慮者。所慮者。竊知文義。識古今者。爾其言足以動眾。其智足以設謀。其縱橫詭秘。機略變幻。尤易惑世欺人。平時宜有以收拾之。等語。方今天下一家。聖主德威無遠弗屆。惟是安不忘危。是以釐奸懲暴。常切宸慮。臣竊思一鄉一邑。其有善習拳棒。臂力過人。更或竊識機謀者。州縣為親民之官。管轄不過百里。果能留心訪查。何難周知。惟是形跡未著。無瑕可指。既難即置之于法。且例載游手好閑。不務本業。或演弄拳棒。教人及投師學藝。罪止枷責。是依例決罪。僅能懲戒于一時。終難革心於日後。且其賦性兇頑。散在民間。良民受其戕賊。實為地方隱累。臣愚昧之見。與其重懲于事後。不若嚴飭于未然。應請嗣後。查有群虐閭里。鼓動愚頑。惡跡昭著者。州縣究詢明確。確將為首之犯。解省定案。除照依所犯本法懲究外。登解直隸河南等處。安插去。其首惡。則影黨自解。其有臂力超越。技藝純熟。心思材智。實有機謀者。雖現在尚無過犯。亦不得收束其身心。臣伏查雍正九年。欽奉

世宗憲皇帝諭旨。各省中臂力出羣。技勇出眾之輩。若聽其置無用之地。深為可惜。令各督撫等。召募技勇。咨送兵部。揀派官員。訓練教習。以備軍旅之用。欽遵在案。恭錄 諭旨 聖意淵深。以應密令州縣。細加採訪。開明姓名。住址。先行密稟督撫。再加詳查明確。揀選舉報。咨送兵部。請 旨發交巡捕三營。及直隸等省。并沿途各標。給食名糧。效力試用者。有勞績量加賞拔。如技勇尚在次等。而舉動不馴者。酌量本省督撫提鎮各標。給糧給束。既因其材而用之。實束其材而馭之。使身隸羈縻。心無他向。再查濱臨江海。崇山疊嶂之區。足以藏奸者。不止閩地一省。為然。可否

皇上密飭各省督撫。嚴諭州縣一體察訪查辦。如此處已犯者。有所懲創。而未犯者。潛可轉移。操縱在官。動有稽察。且遣使異處。人地生疏。難以施其伎倆。更使該處士民曉然有犯即治。以端趨向。知所儆惕。則狼莠既除。嘉禾自植。地方咸安。商謐矣。

軍器歸營製造疏 順治十三年 南韓巡撫 佟國器

竊惟用兵之要。最重軍器。兵不堅利。與徒手同。諸凡弓矢。盔甲。火藥。鉛彈之類。此三軍性命所係。亦 國家地方安危所關也。

軍器兵營製造疏 軍器兵營製造疏 軍器兵營製造疏

設有一件不精銳臨陣一人失利則大衆披靡重大之務孰過於此我朝經制計兵計餉之時有額定軍器銀兩歸藩司與都司設局製造所用工料則有部價值凡各營缺用則具文申請悉由督撫批給以杜冒濫侵剋之弊綜覈洵不貲矣然臣抑有慮焉各省物料其價值之不齊不啻霄壤且造一器或過於用或低於精功用懸殊明臣咸繼光有云航海者漁人而造舟者梓人彼何與於利害而勞苦以經營之加倍以賠補之不過苟且塞責而止此製軍器煉火藥當任武臣不當任文臣之明鑒也況司出納者其于價值惟知屢估屢減以爲省一金則爲公帑留一金之用且爲工役杜侵漁之端不知爲工役者如果懷不肖之心則雖愈估愈減止於器具剝削而私侵之數原不減也若其工料本貴給價不敷則雖造成器具總屬無用之物所謂惜小誤大其害可勝言哉據臣之見莫若以軍器一項歸營製造之爲便雖有見在軍器而每年修造原不可少況建威銷萌火藥關係尤重似應每營額給軍器火藥銀若干以爲修補練習之費悉聽營官監督製造分給各兵每季一送道官稽覈督撫按臣不時點驗務期件件完備件件精利用過錢糧即令每年造冊報銷如或遠出征討或賊來守禦則弓矢火藥等項動費不貲許另議補給蓋將領自道自用于己之性命得失相關其爲銜鋒克敵之計者無所不用其周密必不苟且簡略徒取完數而已也伏祈 敕諭通行查議原有額設軍器相應均派各營照依兵數每年支領若干備或不足則搜查何項銀兩改給與兵餉一同支領以後儘申劍戟不堅利弓矢火藥不齊備者則其將之才能方略可知應聽各道官據實揭報督撫按具疏糾參如不揭報不糾參者治以徇庇之罪則武備壯而軍容盛矣

籌乾糧練兵丁備軍裝疏 乾隆五十年

陝甘總督

福康安

欽奉 上諭據俞金鰲奏稱聞得從前陝甘兵丁平日皆預備乾糧一遇征調即可剋期起身自平定進噶爾回部之後遂因循不復儲備等語兵丁乾糧自應平時籌辦以備緩急之需如恐有霉朽原不妨出陳易新抵放兵餉著傳諭福康安即留心妥辦以復從前舊制將此遇便傳諭知之欽此仰見我 皇上睿慮周詳 屢念邊陲之至意臣查乾隆初年嘗將遠大將軍查郎阿條議陝甘各營原有儲備征兵裹帶口糧之制嗣因平定進噶爾回部以後日久因循遂停預備今荷 聖明指示自應妥爲籌辦以復舊規惟是舊議每兵二名預備粟米一京斗白粥炒麵各十二斤八兩以爲三十日口糧臣竊以粟米如無新水之處不能爲炊不如炒麵一項即可拌食無須炊爨且設有軍需之事早則數日遲或半月自當妥設糧臺若每兵裹帶一月口糧計一人攜帶三十斤以千人合計即有三萬斤勢必于軍裝載之外復添輜重殊形累墜不便通行茲酌擬每兵備貯炒麵十五斤足供半月之糧令各附近州縣于倉貯粟石內支給官員磨炒成熟并製袋標記姓名收貯軍